

# 新世界秩序的調整與形成

鄒念祖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一、前　　言

在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的僵硬對峙，共產國家與民主國家兩大集團外交的重點，在如何保衛自己的利益和削弱對方的實力，因之國家與國家間注意力集中在軍備的競賽與外交的折衝。<sup>①</sup>至於經濟、文化、社會等活動，雖然也是與國之間關懷的一部份，但與意識形態、軍事、政治相較，其重要性就很小了。

後冷戰時期，這種情形就迥然不同，共產國家集團的威脅已不復存在，形成大戰的因素已經消失，因而經濟、貿易、人口、資源、環保、民族主義、合作解決地區衝突等，便成為世界新秩序下的重要課題，不僅實際情形如此，學術界努力的方向，也漸由研究戰爭與和平轉向研究經濟、社會、文化等在國際關係中的份量。

本文旨在探討後冷戰時期世界秩序的調整，以及目前國際政治活動的內容，對未來世界新秩序形成的影響。茲將冷戰後衍生的各種世界問題，以及各國欲解決這些問題的合作努力，分成四節，加以討論。

## 二、世界新秩序亟需重建

冷戰結束始自蘇聯的解體，原蘇聯的三個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協議成立「獨立國家國協」（以下簡稱「獨立國協」），正式宣告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實體終止存在，同年十二月廿一日，俄羅斯

<sup>註①</sup> Raymond Aron 認為國際關係是由外交官與士兵來表示，請參閱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66), pp. 6~8.

、白俄羅斯、烏克蘭、亞塞拜疆、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等十一個共和國領袖共同發表「阿拉木圖宣言」，並簽署文件，同意成立「獨立國協」，並宣稱「獨立國協」為非主權國家，亦非超國家之政治實體，而是一個協調的機構，各共和國為完全獨立國家，享有獨立自主的外交與內政大權，「獨立國協」雖有常設的協調機構，但不是政府，且沒有共同的元首。

正因為「獨立國協」不是一個國家，因之存在於各獨立國家間的一些問題，不易協商解決，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對黑海艦隊所有權，以及對克里米亞歸屬的爭執，使兩國關係不甚和睦；「獨立國協」的高峰會議雖宣稱前蘇聯的戰略武裝力量不可分割，但烏克蘭則稱所謂不可分者，只限於戰略部隊，因之烏克蘭把在其境內之黑海艦隊納入自己控制之下；「獨立國協」軍隊總司令稱，俄羅斯計畫將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境內的戰略、戰術核子武器全部由俄羅斯收回，予以摧毁，但哈薩克不願其境內之核子武器運往俄羅斯；同時烏克蘭、亞塞拜疆及摩爾多瓦堅持立即建立自己的軍隊，公然向其他人個國家兩年內不建軍的協議挑戰。

「獨立國協」各國間經濟合作關係，亦不甚樂觀，俄羅斯實施物價開放，已引起其他各共和國的不滿，各國已自行發行貨幣，推動自己擬定的經濟政策，因之要改訂一個共同經濟原則，並付諸實施，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如果經濟不能合作，「獨立國協」將失去意義。

此外，民族矛盾、疆界的尊重也是「獨立國協」不易解決的糾紛，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兩國對納哥爾諾—卡拉巴赫自治省歸屬的歧見，無法解決；俄羅斯與烏克蘭對克里米亞歸屬的爭執，雖暫時平息，然未來仍有再起之可能。尤其各共和國內少數民族反抗執政當局的衝突，更造成「獨立國協」內部的不安定，許多少數民族已發表宣言，要求自治，俄羅斯境內的車臣—印古什與韃靼共和國更要求獨立，使俄羅斯很難處理，如果各少數民族要求獨立或與執政當局的爭執繼續擴大，各共和國的未來命運將可能步上蘇聯解體的後塵。

隨著東歐各共黨國家民主化，它們也同蘇聯解體後一樣遭遇到境內不安的問題，長久以來因國內少數民族的不睦，強制劃分的疆界等歷史因素造成的流血衝突，已引起國際社會嚴重的關切，南斯拉夫境內的斯洛伐尼亞、克羅埃西亞、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馬其頓等各共和國相繼宣布脫離南斯拉夫所引發之內戰，使南斯拉夫境內死傷枕藉，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的一百卅萬人，被迫離開家園，西方國家估計，要徹底制止塞爾維亞非正規軍對各宣佈獨立的共和國的攻擊，至少需要一百萬軍隊和一年的時間，方可奏效，僅是結束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的戰爭狀態，就需要三十萬軍隊。<sup>②</sup>因之西歐各國即欲解

注<sup>②</sup> 明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廿七日。

決南斯拉夫內戰，也力不從心，美國因越戰失敗的教訓，加以南斯拉夫境內山區地勢複雜，更不敢輕言派兵前往，西方國家已經承認克羅埃西亞、斯洛瓦尼亞、以及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的獨立。為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西歐聯盟九國的軍艦與美國軍艦已在亞得里亞海會合，對塞爾維亞與黑山代表的南斯拉夫實行海上封鎖。<sup>③</sup>

巴爾幹半島一向有歐洲火藥庫之稱，解決南斯拉夫內戰的方案，如不能為各民族所接受，則巴爾幹半島，將不會有安定的可能，而其影響之深遠，恐非一時所能估計。

西歐情勢也不穩定，一九九〇年統一後的德國，使歐洲政治平添變數，德國國力之雄厚，在歐洲無有出其右者，而且德國境內右派極端民族主義份子，仇外動作，非常活躍，因之德國的政情，直接影響歐洲的穩定，例如一九九二年九月間，德國因處理原東德的經濟負擔，過度舉債，為防止通貨膨脹，又採取高利率政策，因而馬克身價高漲，引發歐洲金融市場危機，引起各國恐慌。<sup>④</sup>

在東北亞，冷戰後局勢的緩和，正在上升，南韓已先後與「獨立國協」各共和國、東歐各國、以及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俄羅斯雖與日本因四島歸屬問題懸而未決，但兩國並不因此而相互排斥仇視；南北韓已對話多次，且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對未來統一持樂觀態度者居多。在東南亞，柬埔寨已結束長達十三年之久的內戰，交戰四派在列強的合作下，已消除戰爭為唯一取勝的手段，於一九九一年十月簽訂和平協定，在聯合國的管理下，解除二十五萬軍隊武裝，並安排一九九三年五月自由選舉。美國、日本、法國、「東南亞國家協會」各國已先後提供援助，冀其儘速恢復和平。

在東亞，中共自「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極力設法擺脫外交孤立，中共中央領導人物頻頻出國訪問，頗收成效，在國際社會裏重新建立起發言權。

同時，中共因實行「四化」，採開放政策，發展經濟，亟需安定環境與大量資金，因而採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吸收外國投資，又採睦鄰政策，先後與越南、印尼關係正常化，與印度已恢復自一九六二年以來的停滯關係，與南韓建交，邀請日皇訪問大陸，與「獨立國協」各國建交，對美國雖有貿易摩擦，但在美國三〇一條款報復威脅之下，也順從美方意見，簽訂貿易協定，唯中共基本意識形態與美國迥異，人權記錄一向不良，未來的克林頓政府與中共的關係，可能不變。<sup>⑤</sup>

後冷戰時期亞洲各國在軍備上，不但沒有裁減，反而有增添的趨勢，各國爭相添置新式武器，一方面固由於恐懼一旦美

註(3)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十二票對零票，兩票棄權（中共及津巴布韋）通過制裁由塞爾維亞和黑山為代表的南斯拉夫聯邦，其制裁內容要點見明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

註(4) 關於歐洲金融危機，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一九年九月廿一日有詳細專題報導。

註(5) 這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麥康奈爾，告訴到訪的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所說的，見聯合報，民國八十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版。

軍撤離，需要武器自衛，另一方面也因中共日趨壯大，以及日本居然打破憲法禁忌，派兵海外而憂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sup>⑥</sup>

總之，後冷戰時期全球的戰略架構，是東西方意識形態對峙的不復存在，美國雖一國獨大，但並不欲單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國際糾紛仍在聯合國名義下，以合作方式解決，對南斯拉夫的內戰解決方式，即是明顯的例子。

現今雖無大戰的恐懼，但區域性衝突依然存在，潛在的危機不可低估，各國因無懼大戰爆發的可能，因之多致力經濟建設，安定內部。目前世界新秩序尚未形成，仍停留在轉型期，未來世界秩序究竟為何，仍須待大國協力促成。

### 三、後冷戰時期問題叢生

後冷戰時期產生了許多問題，其中影響國際政治深遠的，莫過於俄羅斯、蘇聯解體後其他各共和國、與東歐各國的重建，以及歐洲、中亞全球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前蘇聯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其外交政策改為與各國維持友好合作關係，裁減軍備，爭取外援，藉以推動政經改革。

俄羅斯尋求西方的援助，非自今日始，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曾向七大工業國求助無功，俄羅斯獨立後，美、法、德、日、英、義、加拿大曾承諾予以二百四十億美元信用貸款，以穩定其政局，但至今並未撥款，一九九二年七月間，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親自前往慕尼黑，在七國高峰會議閉幕前，與七國領袖會談，但因日本欲討還北方四島，未能如願，故對貸款一事，日本持謹慎態度，最後七國領袖仍通過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筆即時生效的十億美元，貸給俄羅斯。

一九九二年元月起，俄羅斯實施新的經濟政策，希望降低政府赤字、平穩物價、增加生產、阻止經濟惡化，然實施以來，效果不彰，生產下降，企業虧本，物價暴漲，人民生活水準降低，社會產生普遍不滿的情緒，加以俄羅斯政黨很多，錯綜複雜，控制國會的保守勢力乘機抨擊政府，强硬派份子要求新聞檢查，目前俄羅斯的政局與去年政變前的蘇聯類似，俄羅斯外長曾提出警告，預防政變，未來俄羅斯政局能否穩定，經濟發展是一重要因素，而經濟發展之成敗，實有賴於工業大

註<sup>⑥</sup>

關於亞太地區殘留的冷戰陰影見陳鴻瑜，「亞太新秩序與台灣之角色」，問題與研究，第卅一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日，頁十一～十五；中共的威脅見 Paul Blustein, "A New China Emerging? Economic Energy plus Military Mena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 1992, p. 1.

國的援助。

「獨立國協」內其他各共和國，亦多願與外界接觸，尋求援助，致力國家建設，波羅的海三國高級官員，連袂訪問中華民國，尋求貸款，白俄羅斯已從中華民國獲得八百萬美元貸款，發展電力建設，匈牙利、捷克及波蘭三國已與中華民國接觸，希望借助「台灣經驗」，重建他們的國家。<sup>⑦</sup>中亞各共和國也頻向回教國家尋求資金，發展經貿。

民族主義是促使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多年來蘇聯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是同化與移民，原以阿拉伯字母為書寫的哈薩克文、土庫曼文、烏茲別克文、塔吉克文均改以斯拉夫字母取代，而蘇聯又將大量的俄羅斯人，移民到各加盟共和國境內，以哈薩克共和國為例，該國境內哈薩克人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俄羅斯移民却佔百分之卅八，<sup>⑧</sup>移民與文字斯拉夫化的結果，破壞了原有民族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語言、宗教、藝術等，繼之而起的是各族間的摩擦與排外。

因各共和國內一些少數民族與鄰國境內居民，屬同一民族，鄰國同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語言直接導致少數民族對其政府的離心力，這種現象尤以中亞哈薩克等各共和國最為顯著，中亞各共和國人民與南鄰的土耳其、伊朗均信仰回教，伊朗自視為全球回教領袖，夢想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同體，其範圍包括北起中亞、高加索，西至歐洲邊陲，東至南亞次大陸，因之對這一地區積極建立起文化和宗教的連繫。

中亞除塔吉克及一部分土庫曼屬波斯語系外，其餘皆屬土耳其語系，因之土耳其積極向中亞各國提供經濟援助，進行文化交流，其他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投入爭奪中亞地盤的遊戲，使這一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更形複雜，跨國民族結合的激烈角逐，對該地區未來的穩定，必然會發生大的影響。

中共亦與中亞為鄰，中國大陸與哈薩克有漫長的邊界線，新疆境內之維吾兒自治區有相當數量的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因之中共也特別注意中亞的發展與其境內少數民族的動向。

俄羅斯境內的車臣－印古什和韃靼共和國要求獨立，南斯拉夫境內的塞爾維亞與波西尼亞的流血戰爭，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爭奪納哥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衝突，上節已有陳述。

民族主義興起的另一個原因是東歐及前蘇聯境內的大量移民湧向西歐及北歐，在歐洲製造嚴重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僅就波西尼亞而言，便有一百卅萬回教徒難民湧入鄰國。<sup>⑨</sup>目前在西歐境內的外來移民，據估計已達一千二百萬之多，其中德

註⑦ 聯合報，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三日，第二版。

註⑧ 李玉珍，「前蘇聯中亞各共和國的發展走向」，問題與研究，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日，頁六九。

註⑨ (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頁三。

國五百萬，法國四百萬，其他國家如奧地利二萬、瑞典二萬五千、匈牙利七萬人。<sup>⑪</sup>新移民與當地居民的保守生活方式發生衝突，各國又因經濟不景氣，因而失業率上升，社會問題惡化，給民族主義勢力以可乘之機。

除了「獨立國協」及東歐境內的民族主義問題外，法、德、英、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都面臨民族主義份子的活躍問題。

民族主義表現的形式除了前述一些地區、少數民族要求獨立外，另一種形式是右派勢力的激烈活動和上升，他們藉遊行示威、集會演說以顯示力量，或為前德國納粹份子的同情者要求平反。

民族主義表現的第三種形式為排外活動，德國的人民聯盟共和黨要建設「德國人的德國」，公開襲擊外來移民，造成流血事件，他們以納粹的綱領和組織方式，在東德發展組織，在柏林、波昂等地叫囂滋事，反對猶太民族；<sup>⑫</sup>法國的國民陣線要建設「法國人的法國」，反對「入侵」的移民；比利時的佛萊蒙布洛克黨和國民陣線，反對來自亞非有色人種的移民，他們在一九九一年底大選，得票率直線上升；在奧地利，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自由民族黨極端主張排外，該黨在地方選舉中，得票率亦大為增加，現已成為奧地利第二大黨。

義大利的倫巴第聯盟主張以排斥外來移民的方式來增加國民就業機會，前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的孫女，代表極右政黨「社會運動」，獲選為議員，進入國會。

瑞士的極右「汽車黨」和極右「民主黨」取得十三個議會席位。

瑞典極右的「新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得票率上升為百分之六。

波蘭三個極右派政黨在四百六十個議席中，共獲得一百三十九個席次。<sup>⑬</sup>

歐洲民族問題有其長遠的歷史癥結，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只要混居的各族人民，能和平相處，即屬萬幸，任何一族如有不合理的行為舉動，必然會引起他族的反抗，從而導致更大混亂，當前東歐民族的流血衝突，如欲恢復平靜，恐非短期所能達到。

以目前西歐各極右政黨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來幾年內，右派勢力會繼續膨脹，其政黨得票率會繼續上升，如果他們在議

註⑩ (香港)文匯報，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頁四。

註⑪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1992, p. A6.

註⑫ (香港)光明日報，一九九二年七月廿五日，頁七。

會席次繼續增加，執政黨的席次繼續下降，由右翼團體主導的政治，與傳統政治衝突，必然升高，目前右翼勢力已經對歐洲造成了震撼，未來走向，尤值吾人重視。

## 四、世界各國邁向合作

後冷戰時期雖然美國一國獨強，但不願也無力單獨扮演全球警察角色，世界因而走入大國合作、集體安全時代，在聯合國的名義下，以聯合行動解決國際糾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新的處理方式。

聯合國憲章明定聯合國部隊與軍事參謀委員會的設立，但由於冷戰時期東西方互不信任，各國都不願把軍隊交出由聯合國控制，所以聯合國一直沒有常設軍隊。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九〇年聯合國授權會員國，對北韓及對伊拉克作戰，其聯合部隊都是臨時組成，不僅被動，而且緩不濟急，因此，聯合國秘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建議成立一支聯合國常備「和平執行部隊」，由會員國各派一千名部隊組成，受聯合國指揮，在安理會授權下，可於廿四小時內採取行動，阻遏侵略，維持和平，會員國雖對此建議多表支持，然要正式成軍，尚須假以時日。

目前正在各地執行任務的聯合國和平部隊，共有十一處之多，分別為黎巴嫩南部、印度巴基斯坦邊境、耶路撒冷、戈蘭高地、南斯拉夫境內、伊拉克科威特邊境、塞浦魯斯、西撒哈拉、安哥拉、薩爾瓦多、柬埔寨。參與部隊人數多達五萬餘人，參與的會員國共五十三個，是聯合國成立以來最高的記錄。其所執行之任務，包括監督停火、斡旋政治協商、舉辦選舉、安置難民、管理行政等複雜事務。<sup>⑬</sup>

因科技的發達，世界各國距離大幅縮小，國際社會許多問題必須全球合作協力，方可解決，聯合國有鑑於此，一九九二年在巴西召開第一屆地球高峰會議，共有一百七十八個國家參與會議，各國代表總數逾八千人，探討如何保護人類居住的地球環境。其主要議題為：

(一)大氣污染：目前世界上城市中人口有一半左右（約九億人），生活在二氧化硫超過標準的大氣環境中，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呼吸污染的空氣而死亡；

(二)溫室效應：因工業製造大量排放的「溫室氣體」，如不改善，氣象專家估計，公元二〇二五年，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攝氏一度半至四度半，未來一百年內世界海平面將上升一米，生態平衡嚴重破壞；

註⑬ 見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本文校對時，聯合國又派武裝部隊兩萬八千人前往索馬利亞，見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 (三)臭氧層破壞：預計公元二千年時，北半球上空臭氧將減少百分之廿至卅，人類疾病將大幅增加；
- (四)土地沙漠化：因使用化肥、農藥、工業排放物等，受威脅的土地沙漠化將達地球三分之一的面積；
- (五)水的污染：目前全世界每年有二萬五千人死於污水造成的疾病，十四億人缺乏衛生設備，十二億人缺乏安全飲用水；
- (六)「綠色屏障」減低：濫伐森林使地球森林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
- (七)海洋生態危機：海洋污染所造成的「赤潮」，遍及全球水域，嚴重影響生態平衡；
- (八)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的銳減，將對人類前途造成致命威脅，目前現有物種為一千萬種，地球上每天有一百種生物絕滅；
- (九)垃圾泛濫：全世界湖泊、水井、河流受有毒工業廢棄物的污染，非常嚴重；
- (十)人口爆炸：全球現有人口為五十三點二億，到二〇三〇年時，將達一百億，屆時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均無法供應人口所需，而人口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更無法估計。

地球高峰會議的結果，一百五十四個國家共同簽署了「地球暖化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並發表了「森林原則」、「里約宣言」及「廿一世紀議程」等，呼籲世界人類共同合作協力，保護地球，維護生態環境。

## 五、區域合作與整合蔚為風氣

區域合作最早構想始於歐洲，一九五一年由比利時、西德、法國、義大利、盧森堡、及荷蘭等六國發起的「歐洲鋼鐵共同體」，一九五七年六國簽署「羅馬條約」，將「歐洲鋼鐵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併，以加強合作關係，一九六五年六國又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將三個共同體的執行委員會和理事會合併為單一的執行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歐洲共同體」自始一直扮演著歐洲整合的角色，會員亦增至十二個。

面對東西集團的對峙，一九七二年歐洲各國又創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旨在降低民主與共產兩大集團的敵對狀態、裁減軍備、激發蘇聯人民的人權意識、維護歐洲安全，以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

一九七五年在赫爾辛基召開第一次「歐安」領袖會議，與會者包括美國、加拿大在內共卅五國，簽署了「赫爾辛基宣言」，強調國境神聖不可侵犯、各國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避免使用武力，同時決議經援蘇聯及東歐各國，展開裁減歐洲傳統武器談判，強調人權重要。目前共有會員國共五十二國。

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歐安會」成立時的宗旨已經消失，「歐安會」便無繼續存在的理由，然而隨著而來的是「

獨立國協」及東歐境內的種族流血衝突，使「歐安會」面臨新的挑戰與任務。

「歐安會」決定與聯合國密切合作，以預防及解決種族衝突，維護區域和平。其軍隊軍備來源，可能由北約、歐洲共同體、西歐聯盟或「獨立國協」等支援，然「歐安會」的決議須全體一致通過，而北約等組織亦有其自身的決策程序，何況各會員國又有其自己的利益考慮，因之要「歐安會」達到維持和平的目的，恐非易事。「歐安會」為歐洲最具規模的國際安全會議，如「歐安會」無法維持歐洲秩序，讓種族衝突繼續蔓延，實非國際社會之福。

為早日實現歐洲整合的理想，歐洲共同體各國首長又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集會，修訂一九五七年的羅馬條約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並要求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會員國依其國內程序批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內容為：

- (一) 貨幣聯盟：一九九一年歐洲共同體將成立一個中央銀行，發行單一貨幣；
- (二) 政治聯盟：各會員國採取一致的外交與安全政策；
- (三) 歐洲議會：由諮詢機構改為有法定發言權的機構；
- (四) 移民：訂立一共同原則；
- (五) 公民：引介「歐體公民」的概念，各國人民在歐體內自由遷徙。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已遭丹麥公民否決，法國公民投票以少數之差通過，其他各國或已批准、或即將批准。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理想固佳，然鑑於近年來的種族衝突、民族主義意識興起、法國公民贊成者又只有百分之五十點九，一旦生效，預計將於十五年內逐步取消三國間的各項關稅、排除非關稅貿易障礙，提昇三國經濟、促進繁榮，北美自由貿易區將擁三億六千萬個消費者，及六萬億美元的國內總生產毛額，它將是一個世界上最大、最富、最有生產力的市場。<sup>⑯</sup>

拉丁美洲則先後成立了「拉丁美洲經濟體系」、「拉丁美洲整合協會」，共有會員國十一個，其宗旨為尋求各會員國間的經濟合作，此外尚有中美洲議會，以加強中美洲五國的溝通，並且決定成立「安地斯公約自由貿易區」。又有十三個會員國的「加勒比海共同體暨共同市場」。但南美洲因歷史及地理因素，經濟力量仍很薄弱，雖各國致力合作，然距離政治整合，尚極遙遠。

因文化、語言、宗教等不同，亞太經濟整合不如歐洲容易，但由於日本及「四小龍」經濟的繁榮、以及各國大力發展經濟，使各國在資源、人力、投資、市場上相互依賴程度有增無減，各國正朝向經濟合作方向努力。

「亞太經濟合作」部長會議應運而生，其目的在加強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合作，促進貿易自由化、投資、技術移轉、以

<sup>⑭</sup> 註  
<sup>⑮</sup> 星島日報，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廿一日，頁十二。

及人力資源之開發，但無意與歐洲單一市場抗衡。

其他不同形式的整合，尚有「東南亞國家協會」、「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南太平洋論壇」等組織，最近又有倡「大中華經濟共同圈」之議，然而這些初步的經濟合作或外交溝通的組織，其政經整合還有一段距離。

此外在中亞也有回教經濟合作組織，希望重建大土耳其斯坦的光榮。在非洲也有類似經濟合作組織，但因基礎不固、資金缺乏、以及其他人為因素，經濟發展效果不彰。

## 六、第三世界力求發展

第三世界多數分佈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且多在南半球，他們佔全球人口百分之七十七，但只享有世界財富百分之廿三；而工業國家人口只佔百分之廿三，但却擁有百分之七十七的世界財富。

第三世界認為他們經濟落後，是由於大國的殖民剝削、掠奪了他們的資源，而且仍然繼續在壟斷世界經濟。因之他們在國際會議上強調已開發國家有義務協助他們，發展經濟、走出貧窮，已開發國家應重新分配其國際貸款、降低關稅、提高輸入限額、增加外援。

工業國家有鑑於此，已先後與開發中國家簽訂了洛美協定，並舉行過幾次坎昆會議，以有計畫地作長短期努力，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出口貿易、改善行政作業等等，助其經濟發展，然至目前為止，效果尚未顯着。

一九九二年在巴西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因環保與工業發展，兩者之間的先後緩急問題，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發生歧見，已開發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用環保政策來指導經濟發展，開發中國家認爲發展工業重於環保，他們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不容以環保名義加以剝奪，他們的內政不容被干涉，他們並要求打破現有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改善國際經濟環境，以利他們發展。

已開發國家從地球環境惡化着眼，認爲保護環境是每一個國家的責任，國際社會應簽訂多邊條約，阻止繼續污染地球，以免危及人類生存。

亞洲開發中國家則主張，根除貧窮是集體保護環境的先決條件，富國應提供資金與技術，援助他們開發，而不應藉環保為名來限制他們的經濟發展。

拉丁美洲國家認爲地球環境惡化的責任，全在已開發的國家，因之要改變工業國家的消費模式，要實現第三世界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建立一項專門用於環保生態的世界基金，以合理的價格向第三世界轉讓防止污染之技術。

地球高峰會議主席曾要求已開發國家每年攤付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的經費，以保護天然資源與消除環境污染，他同時又要求已開發國家每年另外支付五千億美元，為其他環保經費，美國已允諾提供七千五百萬美元，協助開發中國家改善廢氣排放控制，各工業大國也願意減除開發中國家積欠的一兆二千萬外債中的一部分，以減輕其發展經濟的壓力。<sup>16</sup>

因國際社會目前並無大戰之恐懼，第三世界莫不將注意力集中經貿發展，然因資金短缺，經驗不足，以及文化社會等因素的阻礙，要想經濟「起飛」，還得格外努力。

第三世界追求發展，略有成就的地區，應屬中國大陸，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將沿海劃定幾個特別區域，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頗有成效，今年中共的十四屆代表大會結果，顯示他們將繼續採取開放政策，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發展，咸樂觀其成。

## 七、結論

二次世界大戰前，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家主權的行使，因之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裏的中心，甚至是國際舞台上唯一的角色，而實現國家主權的手段，便是軍事行動，也就是以戰爭的方式來實現自己國家的利益和目標。現實主義學派大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肯定：「全部歷史表明，國際政治中的國家活動就是不斷地準備和積極地捲入表現為戰爭的有組織的暴力，或者從中恢復過來。」<sup>17</sup>

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對抗，正是現實主義學派描寫中的權力政治。冷戰結束，世界各國不再感覺有大戰的威脅，隨之而起的是地區性的局部衝突，各國正在調整，如何在聯合國的名義下，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維護自身利益。

各國也意識到，威脅國家利益的大戰雖然不再存在，但冷戰的結束，並沒有帶給國家全部免疫的能力。各國仍然面臨着一些新的問題，例如人口膨脹、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民族主義引起的社會不安、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理念的衝突等，不僅破壞國家的利益，甚且危及人類的生存。要解決這些問題，所有的國家應摒棄互相鬥爭的傳統政治手段，代之以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觀念，全球攜手合作，方能奏效。

吾人目前所目睹者，已有地球高峰會的召開、區域性的經濟整合、聯合國常備和平部隊的提議，世界新秩序的架構雖然還沒有完全形成，但是國際社會裏的這些活動，已經傳達給我們一種信息，國際政治未來的走向，將是以合作為主要活動內容。

註16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一日，頁十一。

註17 引自陳漢文編著，在世界舞台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淺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二七。